

雪鴻集

吳雙熱著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雪鴻集目錄

題削鬚照 金鐘妙語 丈三尺二 眼皮作對 兄妹相嘲 詩聯惡畫 掉換權聯 鬚髮齊飛 貓草誌銘 假追悼會 秋聲諸句 墜馬不歌 恨不化身 紅燒腦子 平八譯英 防賊游鯽 步海仙朝

雪鴻集目錄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六 六 七 八 〇 二 四

古事拔笑 好行小慧 滑稽演義 滑稽詩評 新竹枝詞 雙星會賦 滑稽鼓詞 滑稽酒令 家庭教育之返照 盲婚 笑罵由他 心與口 社會之毒 無足重輕之時間觀念 墮花怨 花叢生佛 夢寄小傳 墓門鴉 天寶爲之

怨情 俠情 俠情 哀情 哀情 一

一六 三四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九 五一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六 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三 一〇八

韓 鴻 集 · 目 錄

雪鴻集

吳雙熱
許指嚴
合著

●題削鬚照

予客粵時。同事瘦腰生。江蘇崇明人。年纔三十許耳。而留鬚於唇。翹其兩端。作蝙蝠式。月前忽削而光之。攝一影片示予。囑題詩其上。予問削髮攝影何也。笑而不答。予點首曰是矣。比來一腔心事。只在求凰。孟子云。踰東家牆而褻其處子。則得妻。不褻則不得妻。你卻以爲不削胡鬚。則不得妻。此一無鬚照片。必寄向某女郎而求婚者也。乃援筆爲之題照曰。有鬚。那及無鬚。好有鬚形。老無鬚。俏快快。回鄉討老婆。廣東不要外江佬。

●金鐘妙謔

金鐘。外江妓而張豔幟於羊石者也。枇杷門巷。車馬如雲。送客留髡。娘稱有有。吾友楚公聞而笑曰。俗語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彼金鐘兒者。直是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予撫掌笑曰。好好。

●丈三尺二

虞山麗紅社。嘗以閨情爲題。限溪西雞齊啼韻。徵七言律。中間又須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丈尺寸分等字。予以滑稽體裁應之。其押雞韻云。丈三鼻涕粗於蟻尺。二面皮老似雞面皮。僅厚尺二鼻涕倒長丈。三世豈有是人哉。可發一笑。

●眼皮作對

某詩鐘社有以眼皮二字徵嵌字聯者。予有一聯云。強盜哈拉天有眼。貪官搜拒地無皮。按哈拉乃女直人方言。見岳傳。卽殺頭之謂也。

●兄妹相嘲

蘇東坡面長。蘇小妹額凸。兄戲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外梅妝先到。畫堂前）妹戲兄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按畫堂與香閣本在咫尺間。然則東坡所以形容小妹梅額突出之度至多。不過尺與丈之間耳。而小妹去年今日之嘲。則東坡面孔之長直不可以道里計。真是好笑煞人。

●詩聯惡謔

有以幼妓梳櫺謎面射唐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者。惡極。贈彩爲素。

怕一方更惡矣。更有改不字爲己字。改始字爲又字。嘲妓女從良者。更是惡極。

●掉換楹聯

楹聯集古有云。（閉戶自精。開卷有益。）（垂露在手。清風入懷。）予謂宜上下聯各對調一句。成爲閉戶自精。垂露在手。開卷有益。清風入懷。每聯各暗切一件事。其事何事。會心人能領悟。出來否哈哈。

●鬚髮齊飛

殷甲與程乙。丹青家也。殷面目有女相。有殷尼姑之號。殷惡之。乃蓄鬚以解嘲。程小名和尚。而髮蓬鬆長數寸。披拂過耳。殊不類。會入夏。甲乙品茗於茶社。甲勸乙削髮。曰六根清淨。纔是和尙。和光乙亦勸之。剃髮曰尼姑。安得有此座客。皆鼓掌稱善。有方丙者。東方曼倩之流也。立爲呼二匠來。喉朋輩羣起。強甲刈鬚。乙括髮。己各牛山濯濯矣。一尼一僧。乃酷肖丙亦畫家也。素紙筆繪甲乙像。題諸句於其上。曰。嘴毛與頭髮齊飛。和尚共尼姑一統。

●貓墓誌銘

某富翁愛貓。蓄十數頭。躬飼之。夜與同臥起。縱橫滿榻。有牝而白者。曰雪娘。又稱白小姐。一夕。翁於睡中竟壓而斃之。翁痛甚。治木函葬園中。累土而題曰貓小姐。雪娘之墓。予聞之。戲爲之撰墓誌銘曰。嗚呼。此貓小姐。雪娘之墓也。貓小姐素活跳平生。計捕沿壁。小鼠三次。盲鼠一次。病鼠一次。竊食魚肉。無量。次貌益豐矣。而死於非命。嗚呼痛哉。貓小姐。

◎假追悼會

予肄業江蘇師範學校時。該校設立於蘇州三元坊。當時尙屬創辦。同時南京有三江師範之創。監督羅振玉極嚴厲。然學生之猶有童心者。每偷摸摸作劇。無所不至。一日爲初夏之望日。凡朔望例須至禮堂謁聖。衣操衣而冠。無項紅纓帽。行三跪九叩禮。洋教習則三鞠躬。職員則頂帽袍靴禮節及服式不倫不類。煞是可笑。四月望日之晚。予退入自修室。鄰室王生祝生陸生笑呼予過。祝指王曰。彼長而瘦。面目如鬼。可臥地扮死人。予（祝自稱）則白操衣紅纓帽作吊孝者。陸則匍匐爲孝子。君則旁立爲贊禮者。開一假追悼會。以博一笑。何如。予曰。善。指圖畫用之。丁字規曰。此可貼以白紙。

而書靈位。且設一案。點洋燭二。其時無電燈。由校給發洋燭。每生每夕各一枝。備自修之用也。一紙裹二箸。豎於碗。權以當香。祝等一一布置已。予急過已室。羅列筆墨紙。且攤書於案。乃過鄰室。曰。可實行吊奠矣。于是王臥。陸匍匐祝。整冠立案前。予則立門。口目他顧。而呼曰。上香跪……叩首……叩首……贊禮未竟。遙見監督于于而來。予急低聲。把舌頭。掉個槍花。曰。讀祭文……呼竟疾入已室。伏案作。自修狀。按第二聲叩首。下。應呼三叩首……興。今插入讀祭文一句者。欲跪地者。俄延不起。俾爲監督所撞。見必然失笑也。已而監督果至。覩狀大喝一聲。胡亂讀祭文者。急起立。除帽不迭。扮死人者。王扮孝子者。陸亦急起立。手足失措。竟忘收拾案頭之靈位等等。監督冷笑而出。而入予室。覩予伏案觀書。點首曰。汝大佳。隔壁諸生兒戲。無所不至。而汝不爲所動。靜坐自修。是當記功一次。遂揚長去。立揭楮記。王祝陸三生大過。而記予一大功。予撫躬自問。不覺大笑。亦大慚。夫予固追悼會中贊禮者也。監督乃被予瞞過矣。予乃作歌曰。死人長一身。挺直四肢。儻孝子。短屁股。軒天頭。搗蒜祝朝奉。爲吊客。纓紅帽。黑操衣。白口天。吳當門立。上香叩首。聲不絕。叩首叩首。聲未已。閻羅監督過來矣。低喚一聲。讀祭文。

連忙歸座。不贊禮。可憐。吊客死人。與孝子還在睡裏。與夢裏大喝一聲。監督來嚇得死人。直跳活人。呆祝吊客。陸孝子吃這一嚇。性命交關。面紅頸赤。滿面羞慙。祝陸王真晦氣。一頓罵得倒抽氣。各人一個大過記。口天吳真俏皮。隔房朗讀愛皮。西別人記過我。記功洋洋得意笑。嘻嘻。

●秋聲諸句

予弱冠時。肄業於江蘇之滄浪中學。時則崑山學生有白號詩人者。輒喜勸人作詩。予頗厭苦之。一日爲中秋之後一日。天大雨以風。其聲蕭條。於是崑山詩人又以秋聲爲題。強人作詩矣。予笑曰。詠秋之詩不可多作。潘大臨推託催租。敗與只做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劉夢得不敢題糕。連一句也無。予安敢比擬古人請作兩句。何如。崑山詩人以爲予之兩句必名句也。則曰善。予笑指堂前桂樹。簷頭涼棚曰。桂花滴滴叫蘆蓆。蓬蓬飛上句。雨聲下句。風聲也得不佳否。聞者鬨笑。崑山詩人敗興而退。

●墜馬歪歌

予友某好馳馬。一日正斜照。一鞭據鞍顧盼。突遇樵夫一隊。從歧路擔柴而來。黃茅壓。

擔。龐。然。而。高。直。類。駱。駝。馬。乃。大。驚。跳。擲。奔。迅。某。顛。困。其。臀。雙。股。裂。膚。流。血。痛。極。大。號。呼。輿。扶。掖。而。歸。予。往。視。之。兀。尙。呻。吟。不。絕。久。之。創。乃。復。不。復。敢。騎。矣。彼。善。西。樂。喜。踏。風。琴。高。唱。黃。河。揚。子。江。雪。中。行。軍。諸。闕。予。依。揚。子。江。譜。戲。作。墜。馬。歌。贈。之。曰。『撐。撐。撐。撐。瑣。碎。之。馬。鈴。聲。也。』騎。一。匹。高。鞭。子。綽。一。響。一。響。又。一。響。打。得。馬。兒。慌。柴。擔。做。風。忙。嚇。得。馬。兒。大。跳。浜。可。憐。馬。背。上。人。翻。身。落。在。地。皮。上。『阿。育。壞。』（呼。痛。聲。也。）兩。隻。大。腿。一。交。活。跌。殺。屁。股。有。點。辣。辣。辣。辣。痛。也。當。中。一。個。豁。阿。呀。我的。媽。軍。機。大。臣。拍。拉。塔。拍。拉。塔。跌。聲。前。清。有。一。軍。機。大。臣。名。拍。拉。塔。故。云。從。此。再。也。不。敢。一。鞭。斜。照。豁。喇。喇。』某。大。笑。往。往。鼓。琴。而。歌。之。聞。者。輒。爲。捧。腹。

●恨不化身

予友綺紅生喜作豔體詩嘗作「恨不將身化」曲歌詠閨情十分細膩記其佳句云「恨不將身化明月望夫直上大羅天」恨不將身化胡蝶宵宵飛夢到郎邊」恨不將身化明鏡照見郎心假也真」予亦作「恨不將身化」曲頗似滑稽可諷其一云又又麻雀輸出底好牌不到我這裏恨不將身化雀牌副副三元與四喜其二云朝夜相

思。不。得。了。不。知。那。人。好。不。好。恨。不。將。身。化。電。報。這。裏。一。嚮。那。邊。到。其。三。云。金。錢。世。界。亂。攘。攘。爭。向。銅。錢。眼。裏。張。恨。不。將。身。化。刀。子。一。刀。一。個。殺。精。光。其。四。云。銅。錢。真。是。好。東。西。我。要。銅。錢。莫。奈。伊。恨。不。將。身。化。官。吏。一。層。層。括。地。兒。皮。其。五。云。江。山。瘦。得。不。成。功。混。帳。東。西。實。在。凶。恨。不。將。身。化。槍。彈。轟。天。霹。靂。打。黃。龍。其。六。云。美。人。個。個。愛。芬。芳。蓮。雪。花。兒。捧。面。龐。恨。不。將。身。化。香。粉。他。香。香。我。我。香。香。其。七。云。天。邊。一。盞。大。光。燈。到。得。中。秋。分。外。明。恨。不。將。身。化。飛。艇。上。天。偷。月。掛。當。門。其。八。云。人。生。至。多。活。一。百。一。命。嗚。呼。白。白。恨。不。將。身。化。野。草。冬。天。死。了。春。又。發。

●紅燒蹄子

予弱冠之年。肄業蘇州之滄浪中學。是校時方初創。監督劉某。候補道也。頗有官僚氣。一日。諸生聚餐。劉亦在座。是日諸菜皆有火油氣。不可食。以告劉。劉遍嗅。已曰。無。且。冷。笑。曰。予食於家。盤餐無兼味。若曹今一餐。具六盤。尚不愜意。而吹毛求疵耶。咬得菜羹。之謂何。諸生默然。各勉進食。或出而哇之。而廚役則欣然。有得色。睨而視人。亦作冷笑。諸生憤甚。而無如何也。一日。予知監督又將飯於校。予又料廚役知監督之飯於校也。

具食必較平日爲精潔則益憤廚役之狡惡思所以中傷之已而得計按校中每食廚役必先以巨桶盛飯置餐室良久乃以菜至予乃不告於衆疾入餐室四顧無人啓桶蓋以器掘成深潭急趨餐室之前庭以杯水潑牆隅鬆泥掬得一握攪入桶深處亟以白巾裹雙手趨而出入已室滌之迨鳴榜會餐監督果列席進第一碗時略有泥污耳再進而泥現飯黑白相間監督之第二碗亦然（校中無論師生各自起裝飯脫有廚役在旁裝飯者彼尙可掉換此計或歸無效耳）乃勃然大怒輟食立傳全體廚役至喝之跪且欲享以軍棍已乃罰扣工食各一月且罰於是晚每桌加一紅燒蹄子廚頭亦因之斥逐焉劉監督且顧廚役而語諸生曰此後廚役作弊汝曹逕行處治可也諸生於是乎大悅初不知此一場把戲乃予所爲也事後乃一一告之或問予曰潑水而後取泥何也曰君等不讀三國志乎蜜藏鼠糞剖視燥溼可以辨奸泥何獨不然苟以乾泥入飯廚役得而辨監督亦有所疑潑水溼泥而後入之則有似乎糞時混入廚役無從辨白矣然則何必掘飯成潭入泥深處乎曰置泥不深猶之乾泥耳裝得不像予計且立敗衆皆笑曰汝真促狹兒哉作弄煞廚役然實嘉惠吾曹匪淺也敢拜紅燒蹄

子之賜予乃作紅燒蹄子歌曰。白米飯。黑爛泥。菜裏火油氣。無影無蹤。可包底。飯裏黑爛泥。睜開眼睛。不得閉大耳兒。發皮氣。起來喝一聲。廚子跪在地。急急磕狗頭。嚇得放狗屁。一月工資大倒霉。紅燒蹄子好滋味。白米飯。黑爛泥。廚子真晦氣。學生大得意。想想紅燒蹄子真有趣。想想紅燒蹄子真有味。

●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者。當年滄浪中學生之一重話柄也。滄浪中學之創。後於滄浪大學。純係官立性質。其最初招生。限於蘇州府屬之長元吳江震崑辛常昭九縣。縣由令尹錄送十二人。覆試各去其半。實錄凡五十四人。入校之最初三月。謂之試讀。試讀期滿。須由太守面試一次。謂之甄別。甄別而後。月有大考。作中文一篇。太守甲乙之。日有記分。積月一榜示。教員操縱之。大考及積分。咸分別獎銀。謂之膏火。詎在試讀期內。忽發生一罷課風潮。然其理由極爲可哂。罷課者凡十八人。宣言曰。「吾曹多寒士。膏火之需。不俟終日。業經屢次要求。提前甄別。剋日給獎。詎乃無效。忍無可忍。留不甘留。惟有合羣罷課。齊心散學。同學有反對者。莫怪野蠻。對付上課之鈴聲。一嚮諸君之課本。齊飛。務

望速來簽名至小西湖集議」小西湖者校園也是校本「正誼書院」改組院有園曰小西湖一池方丈園以鐵欄一亭翼然題曰惜陰此罷課宣言書發表後予首先反對我常昭同鄉十一人因相約與罷課者抗予亦宣言曰「唱窮經想獎賞是何異乞丐要錢哀鴻討飯不信遲給膏火諸君便難活命吾曹入校讀書惟知有學問汝曹硬要膏火真不要面皮反對反對你飛一脚我報兩拳鈴聲響時依然上課不汝懼也」於是起而反對罷課者又二十四人而簽名罷課者僅十八人耳十八人中小半尙屬於強迫的其強健份子爲鄒某張某張雄於力把守園門迫而人者不復得出鄒爲主謀集議於園中惜陰亭上已而派出六人干涉反對派之上課反對派則亦盛設備以待監學姚某急呼與馳報監督而教員恐被窘辱匿不敢出總教王太史年七十餘矣老而健不威而畏諸生素憚之彼聞則大怒杖而至叱曰不須汝曹散學我有權一律開除耳於是小西湖黨所派出之六人鎗聲匿跡張皇入課堂坐容之肅遠勝平時而把守園門之張某瞥覩王立遁去此時惜陰亭上之十一人兀尙興高采烈七舌八口嘈嘈然一回首則王總教赫然在望矣可笑一行鴉鵲倏地無聲威俯首下亭鞠躬如也

王曰。若曹非欲散學者耶。甚佳甚佳。吾當一一開除。遂汝曹去志也。十一人者急曰。否。張某恃力強拉生等入園。彼則守門。賈一夫當關之勇。苦苦央告不放生等出也。是役也。王總教不欲深治。僅斥張某一人而已。而彼失敗之十七人從此俯首貼耳如馴犬矣。事後予笑語之曰。何如。十八羅漢胡鬧會不值三十六天。置一笑也。（反對罷課者適得三十六人故云）歌以追詠其事曰。想膏火假罷課。散學散學不離口。逗留校中偏不走。十八羅漢鬧西湖。鬧得西湖減色無白鬚。老將王赫然一怒都張惶。把守園門張可憐。銀樣蠟頭槍阿呀。糟透了十八羅漢阿呀笑。死了卅六天。置。

●作弄監學

予肄業滄浪中學時。又有作弄監學之趣聞。按該校之左鄰爲（課吏館）。遇日月蝕。官署必鳴金擊鼓。課吏館亦復如是。意謂可以驚走野日月而救家日月也。此是亡清吏習。其智等於草野下愚。昧於日月所以被食之理。竟謂日月有家的。有野的。野的可以嚇跑家的。可以營救可笑甚矣。某年某月之望夕月食。課吏館金鼓之聲大作。聒噪得吾曹不成寐。予乃號於衆曰。吾曹盍亦擊物作聲一助熱鬧乎。於是猶有童心者凡二。

十餘人咸稱善。無可擊。則擊盥面之銅盆。或磁盆。聲震屋宇。監學姚小官僚也。胸無點墨。點名時呼應。爲熊學生素鄙視之。而彼管理學生殊嚴厲。是夜諸生以爲姚已熟睡。詎盥盆之聲作。姚卽命其（親隨）來傳姚命。命諸生速就寢。便來親查。見有未息燈者。記過不貸。予乃授計此二十餘人疾入室滅火。扇戶枕盥盆而臥。待姚沿門巡視。已履聲橐。下樓去二十餘人者。挾盆皆起。摸黑下樓。躡足至其寢門之外。聽其親隨告寢入旁室登牀作格支聲。聽姚之呀然。扇戶聲撲然脫履。聲俄延約十五分鐘。予低聲曰可矣。便就此間擊盆作聲可也。於是盆聲作而姚復推枕起。開戶出上樓查。而吾曹又早入寢室。扇戶枕盆而臥矣。如是者三姚無可奈何。祇得一夜裝聾置若罔聞。明日督監至。姚以聞。監督怒。召諸生而窮詰焉。予從容曰。有之。課吏館鳴金鼓以救月生等欲救月而無金鼓不得已而擊盆救月重典也。姚監學似不得而禁。至謂生等與之作劇。此則安敢。監學昨夜飲酒大醉。殆誤會耳。謂非誤會則是監學令不行於生等。則是監學不能管理生等也。姚監學當亦不能自承也。於是監督默然。監學亦默然。自是而姚監學之對待吾曹一變而爲好好先生矣。

●新劇雋語

予喜觀新劇。因其道白做工。均出舊劇上也。茲就滑稽一方面。撮錄諸家雋語。實我諧話。

其一。子伏父尸哭。僕作色呼曰。（輕一些呀。老爺要被你壓死了。）本是死人。偏說要壓死。此雋語也。

其二。婦勸夫戒烟不聽。憤吞阿芙蓉膏死。尸旁殘膏在焉。夫以指括膏於盒。且哭曰。（你要死一刀也好。一索子也好。跳井也好。投河也好。紅頭火柴也好。你偏要吞我的烟膏。白遭蹋了許多阿呀。我好肉痛啊。我的烟膏那。）不哭。妻而哭。膏可謂絕倒。

其三。夫婦口角。夫怒批婦頰。誤墜其耳環。其子急以雋語斡旋曰。（我可明白了。耳上打的光脫脫。這個就叫打耳光。）

其四。父病。子急延醫。醫至。子迎謂之曰。家嚴病。請高明診視。醫作色回身。便行曰。（我只會看人的病。不會看甚麼家嚴的病。）子忍笑曰。家嚴便是稱我的爺。醫道。（那麼老實說。我的爺甚麼家嚴野嚴。倒弄得我不明白。）